

我亲身经历的故事

翟永华

翟永华,山东东明人。中国书协会员,山东省书协理事,菏泽市书协常务副主席。他躬耕书坛数十载,诸体皆涉,尤擅钟繇体楷书。在其临帖、习书、创作和与师友、亲朋的交往中,积累了大量“我亲身经历的故事”。这些故事付诸文字,无论大家的高

风,还是亲友的互动,均以细节呈现。通过一句话,一个眼神,一个举动,一个场景的描述,真实地再现了其时的状貌。生动,形象,传神,入目,入心,入脑,或莞尔,或动容,或悠思,给人身临其境、味之不尽的感觉。今撷取部分“故事”,以飨读者。

珍贵的礼物

1992年5月3日,我在东明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书法展。筹备期间,约定邀请时任河南书协副主席李刚田、著名书法家毛秉乾、郑州大学教授许挺参加开幕式。开幕前一天,我去郑州接他们。先到毛秉乾家。毛先生说:“昨天刚田给我通了个电话,说有点特殊情况,邀我们过去一趟。”于是我们一同去了李刚田的工作室。见面后,李先生很热情,寒暄几句后说:“明天下午日本书法代表团到郑州,临时安排有一个重要接

待任务,非常抱歉,不能参加永华的开幕式了。”说完从书橱内拿出来一方用棉纸包好的印章递给我,亲切地说:“昨天特为永华刻了方印,算是对展览的祝贺吧。”李刚田是当代屈指可数的篆刻大家,诗、书、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,在全国享有盛名。看到先生如此谦恭、大气,我很是感动,连声道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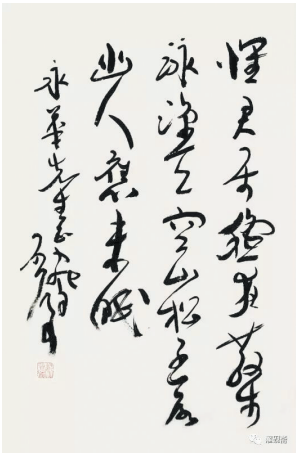
20多年过去了,我一直对方印章珍爱有加。每次看到它,当年的情景总会浮现在眼前……



妙语惊人

我在筹备第一次个人书法展时,与好友中航兄商议,请魏启后题写展览名。于是在3月中旬,我们到济南拜访魏启后。魏先生有个习惯,晚上读书写字,直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,上午十点之后接待客人。那次我们到他住处时,已有七八位拜访者。魏先生一一送走后,单独接待了我们。我向魏先生说明了来意,他很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时我拿出一些习作请他指点,他给予肯定,同时也指出一些不足。魏先生学识渊博,智慧过人,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随后,他铺纸为我书写了“翟永华书法展”六个大字。

写完后,看到魏先生兴致正浓,我又斗胆请先生题写“勤奋”二字作为对我的鼓励。魏先生面带笑容而又严肃地说:“我让你勤奋你就勤奋了?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我给你写幅字,你如果能从中发现美,不让你勤奋我也当不了家。”说完提笔书写:“怀君属秋夜,散步咏凉天。空山松子落,幽人应未眠。永华先生正腕。启后。”那独特的造型、多变的笔法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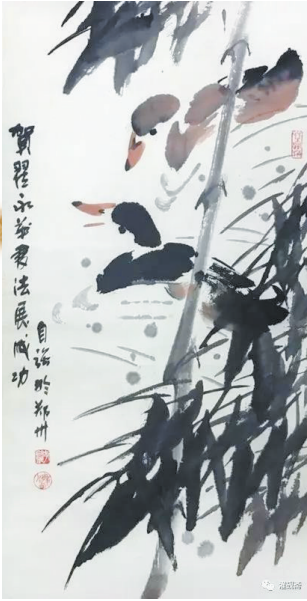
和谐的布局,让我大开眼界,惊叹不已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虽然搬了几次家,但这件作品始终伴随着我,至今仍然挂在我的书房,常看常新,警我自省,促我奋进……

学书的方向

鲍大雪是东明县文化名人,德高望重,一直对我关爱有加。我在筹备第一次个人书法展时,拜访了鲍先生,想请他给我的展览写上一段话。说明来意后,先生欣然应许。在这篇几百字的序言中,鲍先生对我的书法作品作了评点,并给予热情鼓励。最后一段是这么写

的:“余犹寄厚望于翟君焉:而今而后,倘能多游历以涵养其气度,多读书以提高其品位,多借鉴以革新其面貌,三数年后,当非复吴下阿蒙矣。”这几句话字字珠玑,耐人寻味,为我学习书法指明了方向。二十多年来,我始终谨记先生的教诲,一路走来,从不懈怠。



顶天立地呱呱叫

在我第一次个人书法展开幕前一个月,时任中国美协理事、河南美协副主席的李自强得知我要办书法展览后,欣然表示题词祝贺。不久,我专程到郑州去他家拜访,看到我的到来,李先生非常高兴,并连声祝贺。说着从书橱中拿出一幅作品,这

是他专门为我书法展览创作的祝贺作品(右图)。我一边欣赏着,一边听他解释:一杆竹子顶天立地、两只鸭子呱呱叫,寓意你的书法也是顶天立地呱呱叫。李先生这一风趣的解释,让我豁然明悟——这是前辈对后学的期望和鼓励……



有特点,可以写下去

1995年前后,我的书法创作陷入某种“瓶颈”,虽竭力而难以突破。

是年国庆节刚过,庆明兄邀我同去拜访沈鹏。当时的沈先生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,系国内著名学者、美学理论评论家。为稳妥起见,我先是给沈先生打了电话,说明拜访来意。沈先生爽快应允,并约定了时间。那时沈先生住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家属院单元宿舍,我们提前五分钟赶到。在沈先生家的客厅,我把带来的作品一一铺开,请他指教。沈先生先看我的楷,一扫而过;再看魏碑,也很快过去。另外一件是以钟繇小楷放大写的,沈先生在这件作品前足足看了五分钟,然后说了一句:“有特点,可以写下去。”声



与沈鹏(右)在一起

音不大,我却听得清晰。

从沈先生家出来后,我一直在琢磨。正是这句话,给了我方向和信心。此后不久,我的作品频频入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家级展览,十年中多达二十余次。现在想来,真要感谢沈先生送我的那句真知灼见的話。

善学者进



与王镛(左)、李洪胜(中)在一起

王镛是当代富有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的艺术家,诗、书、画、印均有较高造诣,在国内艺术界享有盛名。2006年我在中国书法学院进修学习时,他担任中国书法学院院长。当时书法学院设有三个研修班,每班30余人,王先生一般是每周二到校指导。记得他每次到教室,都静静地看学生临帖,面带笑容却很少说话,有时破天荒地说上一两句,很快会在我们同学间传成经典。

2007年元旦,我组织书法学院全体同学搞了一次元旦联欢晚会。王先生与常务副院长李洪胜以及石开、曾翔等十多位老师应邀参加,并在晚会结束后一块就餐。酒过三巡,气氛

热烈起来。趁着大家高兴,我讲了一段关于王先生的轶事:上世纪90年代初,王先生举办书法培训班,有次他到教室连续看了五六位学生的临帖,一句话也没说。当他要离开时,有位学生抱怨:“王老师你来了也不给我们指导下?”他不紧不慢地说:“你面对那么好的老师,都找不到毛病,我说了你也不明白!”讲完,我笑着对王先生说:“这个故事在我们同学间流传很久了,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?”王先生微微一笑:“有这回事。那句话虽然重了些,却触动了他,后来这位同学进步很快。”他接着又说,善学善悟才能进步。(未完待续)